

第五六九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詩經部

（卷）
一五——一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圖書集成

卷之九

目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五十卷目錄

詩經部總論二

宋歐陽修詩本義 時世論 本末論

歐陽修崇文總目序 詩經類

程大昌詩議序 二南雅頌為樂詩諸國為徒詩

國風之名出於左荀 六番左荀創標風名之

誤抗雅七逸詩有幽雅而無幽風以證風不

子夏十辨小序報諸出於衛宏 九辨詩序不出

序所以勝於三家 十四論采詩序詩因乎其

地 十五論南家名 十六論關雎為文王

詩 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

經籍典第一百五十卷

詩經部總論二

宋歐陽修詩本義

時世論

按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於已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繫之周公謂之周南

其得賢人之化者繫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於詩義皆不合而其為說者又自相抵牾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置采芣苢皆后妃之事鵲巢采芣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妃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應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妃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穠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奭其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妃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太妃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妃之化二公亦有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抵牾矣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至於關雎鵲巢所述一太妃爾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

自孔子歿羣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於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頌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於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蓋常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為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於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臺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妃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關雎為王化之本以為文王之典自太妃始故於衆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於天下太平麟趾與騶虞之瑞亦以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典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典爾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

取焉昔吳季札聞魯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爲文王武王之爲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爲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已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爲武王由信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爲成王康王則于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余于周南召南辨其不合而關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蓋其說合於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辨之而不敢必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於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予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於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本末論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於本國而上繫於幽幽太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也不列於雅而寓於召南之風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於周南而寓於文王之雅衛之詩一公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鄘或繫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爲晉久矣不得爲晉而謂之唐鄭去成林而徙河南爲鄭甚新而遂得爲鄭自漢以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奈何應之曰吾之於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爲風雅而比次之以藏於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於周末方修禮樂之壞于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於六經著其善惡以爲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爲之義訓恥於不知而人人各自爲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已學其于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

也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於此或繫於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幽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爲衆說汨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汨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於太師矣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也

崇文總目序

詩經類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於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爲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故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帝時

始列於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韓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于考風雅之變正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程大昌詩議

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議之所爲作也

一 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于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各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官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

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邠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土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註知本無國風也

二 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簫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箭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籥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第第相受于是勅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擬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爲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鈎命決之書叙載四夷凡樂適有各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足其數

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東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漢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名名爲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爲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籥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之文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邪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

三 南雅頌之爲樂無疑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作爲具言其所以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請爲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皦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質之論語則如三年不爲樂之爲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爲樂無疑也

四 四始品目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加損也夫子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爾既曰復其故則非夫子創為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于南于雅于頌于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創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大深曰大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于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瑣瑣命之而曰其中實雜賦佚不知何以名爲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頌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問黍離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爲歸宿故寧置之不談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傳會者愈鑿而愈

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泰稷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譏議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五 國風之名出於左荀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引爲自己所見或托以夫子所言蓋皆沿習前傳不足多辨嘗究求其元則左氏荀況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繫采蘊曰風之所以爲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遠矣又況其托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如指采繫采蘊爲風援引頌文而冠商魯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真也豈可槩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況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于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雅之所得既非參賜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出也況乃槩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僞也若以善爲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己欲已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蘊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據矣猶

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唐虞象刑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舜本語而況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況猶忽忘以爲無有則詭詩爲風其可堅信以爲有所傳授乎

六 證左荀創標風名之誤

漢人贅目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爲匹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親況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爲博士劉歆所謂詩始萌芽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始爲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爲奮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賈子元成嘗皆以詩顯名爲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況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況說之蔓延於漢哉左氏之生在況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創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則亦有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乎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概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實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擴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爲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揜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在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考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俱無擬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已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出臆說焉耳矣

七 逸詩有幽雅幽頌而無幽風以證風不得抗雅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篇章所獻逸詩有幽雅幽頌而無幽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太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比也興也雅也頌也列以爲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于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太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沿六經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申伯也自叙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爲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

八 論幽詩非七月

周禮篇章獻幽詩幽雅幽頌則幽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

篇章之謂幽詩幽雅幽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肆首是其証也而未嘗有如篇章所獻樂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也夫既于篇章無所主指固不可億其爲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爲三詩乎今考諸幽爲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以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爲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維三體吾不敢億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爲樂正則雅頌混爲一詩其得爲正乎既不得爲正豈不爲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獻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奪其倫篇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維三體以爲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篇章而篇章所獻詩也雅也頌也是已鼎立爲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欲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篇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于是又舍篇章本文而自出己語獨改幽詩以爲幽風而曰此詩即篇章氏所獻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幽詩於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爲斷也蓋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

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未敢必謂其非也賴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爲景公君臣相說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篇章所獻之幽詩雅頌適與幽同而遂取是三體於七月一詩則招同於韶且又在齊其亦可指以爲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九 辨詩序不出子夏

詩序世傳子夏爲之皆漢以後語本無古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嚙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予因參己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太師摯之徒奏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于淫雖哀矣而不至于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叙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美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考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于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名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

蕩蕩上帝了無附著于名旻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名公之臣也不知旻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有之又如絲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姑斂默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則不能明辨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喻深見古詩底蘊學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十 辨小序綴語出於衛宏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托者韓氏愈也詩之作托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驕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謂序出于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

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于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十一 辨序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視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爲鄭語不疎表別也又況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鑒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荀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聘請續序之爲宏作真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太師上之國史國史于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

刪采既定取國史所托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敘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討求遂釐刻諸序各真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大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十二 據季札序詩篇次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蓋略與夫子等若非即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不能自信而能取信于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既詳辨之矣而予意所向欲求典刑來自夫子或如季札觀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考則不免試于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間見其名稱略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語配合無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尚未磨而毛公之誤其尚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鄘幽十三國小雅大雅頌皆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簡列實左右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鄘柏舟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其書類例由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

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長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己例則自爲差戾眎札語則有所增蓋蓋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邨至幽凡十三國名者補真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真毛詩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爲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雅不繫國土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予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失而喜古則未泯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考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說而即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也

十三 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顧三百一十一篇何也曩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識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鈴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通概成說

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間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卽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偕行亦爲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鄭元皆篤鄉傳習至爲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傳而真知其何人也若夫鄭元直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疑也子夏之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共信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十四 論采詩序詩因乎其地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未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答既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

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寧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足爲稽據也及其衰輯既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參頌其不爲南雅頌而爲徒詩者亦各以國若地繫之率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陝命之也頌一也而有周商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于夏而類著于幽周人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爲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幽大夫作以美公也在盤盂時商已爲殷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爲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于衛今其詩之在碩藁文武者乃復分而爲三曰邶鄘衛凡此數者倖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証類正從民言之便熟者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國有事於北狄惟漢人爲力故中國亦不爲漢而北虜猶指中國爲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國爲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王黍離諸篇既徒詩而非樂不可以參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雜實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木瓜齊而列於衛猗嗟刺魯而繫諸齊召穆之民勞衛武實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具言之若事爲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參貫彼此俱無疑礙故知其爲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

春秋疑于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己立程邪故因其所傳之樂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謂信以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十五 論南爲樂名

或曰衛宏之言南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晉則其以地分南北爲言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召獨綴南其下以漢人義類自相參較則既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紂猶在上支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爲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稱之況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陝陝外未盡爲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督蒞邪又如甘棠之詩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尚在召公國燕之後于是時也周之德化既已純被天下無復此疆彼界矣騶虞麟趾蓋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準者豈復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國甫有某詩則宏之即周召分地而奠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紀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爲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爲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一何狹而不暢邪此皆不知南之爲樂故支離無宿耳

十六 論關雎爲文王詩

或曰古語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爲文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爲作從奏樂言之豈不得謂之

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爲夫晏朝者之不能憑祖也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傲諷其曰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則雖人更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爲文樂也宏之序魚麗也固嘗枚數棠棣列著文武內外之治是爲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棠棣乃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邪左氏所說蓋曰厲王怨鄭欲引狄以討除之其于閔管外禦之義全與文武不類于是召公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燕樂兄弟者以感動王其于棠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甲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爲之而宏之于二義皆迷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爲誤豈不重復可笑哉苟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棠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十七 論詩樂及商魯二類

或曰子以徒詩不爲樂則篇章之於幽詩嘗并幽雅幽頌而比竹以猷矣則安得執爲徒詩也曰此不可億度也古來音韻節奏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之其爲詩章焉孰適而當爲雅孰適而當爲頌也乃其在古必有其然不可汨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不可不入樂者不可強以意測也或曰頌有美無刺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譏怨親出其時而可明播無忌歟曰此不可一槩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片言政乖民困不可於朝燕誦言則或時人私自調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絕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錄以示後以見下

情壅于上聞而因爲世戒是或自爲一理也歟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太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刪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序今與經文並置學官如是說行獨奈何曰不相悖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周民其果無餘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蓋不以其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不刪則序之發明於詩爲不少矣而又可廢乎禮記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爲今其有理者亦借古經列寘學官則于詩序乎何議

四家詩 風有正變辨 關雎辨 國

風有正變辨 關雎辨 國

風有正變辨 關雎辨 國

風有正變辨 關雎辨 國

經籍典第一百五十一卷

詩經部總論三

宋鄭樵詩辨妄

四家詩

齊魯燕趙四詩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當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豸氏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

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外傳十篇今但存其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於未衰公之世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二南辨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名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於召南係之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以為樂章用之為燕樂為鄉樂為射樂為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於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為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為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鐘鼓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為有象舞節南無箏者詳而考之南箏二南之箏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箏之舞象箏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則南之為樂古矣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無異也若以為周衰之詩此齊魯韓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

關雎辨

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於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闕詩人本之雅席而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君章句亦謂關雎詠淑

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於周衰之文而不知關雎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豈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口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之為義始如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也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會說詩之義如何如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則皆樂之聲也非謂關雎之義如此序詩者取以為關雎之義則非矣大抵古人學詩最要理會詩之聲主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為之宜義亦作之意既謂之作則翕純繳繹有聲有器非但歌誅而為周南召南之為正如三年不為樂不圖宜樂之至於斯之為謂之為謂之作皆樂之聲也

國風辨

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幽之詩同出於周而分宜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宜三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之召南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華之詩何以不列之於王風蓋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閱其境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

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
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
鄭名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
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
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
之詩見於風者邇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
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
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幽詩亦可降邪大抵詩有三
百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無
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監之
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
亦分而為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為晉
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為唐也七月以後
多為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詩乃皆為幽在盤
庚時商已為殷故頌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為商得於
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嘗觀夫子之論
詩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
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
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
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絕也夫子平時見
魯大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時見
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
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此國風之別也

風有正變辯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
皆以美者為正刺者為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
可也縹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

變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之書
所謂變之正也穀梁之春秋書梁王姬之館于外書
諸侯盟于首止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
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其欲往
之心如其銳也然有舍之而不往者大車之詩曰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其男女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
畏之而不敢者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淫
佚之行如是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
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
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
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
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己之乖倘返而為善
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先儒所謂風之正變如是
而已

雅非有正變辯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
序者曰政有大小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蓼
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以六月采芑為北
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
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乎或者又曰
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渾厚大醇者也此言猶未
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
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
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
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
不出於夫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
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

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謂詩之次第
皆以後先為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
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
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
斷乎不可易也詩之風雅頌亦然詩之六義未嘗有
先後之別

幽風辯

周召邶鄘衛王鄭洛邑齊魯秦魏唐陳檜曹此夫子
未刪之前季札觀周樂國風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
王鄭齊魏唐陳秦檜曹幽此今詩國風之次第十五
國風初無增損或謂夫子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入魏
與秦以一己之私播摩聖人之意無是理也然聖人
必以幽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
治傷今者必思古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於下
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
道則陳淫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幽風之正聖人序
詩所以寓其變於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幽風幽雅
幽頌聖人以幽詩列於風雅之間謂其不純風而可
以雅駸駸乎移風而即於雅也所以繫風之末居雅
之前者此也或謂七月鴉鳴之詩其言則雅其體則
風雖非婦人女子之言實婦人女子之體也故列之
風雅頌之間聖人有深意也

齊魯衛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或謂幽風七篇自
鴉鳴以下六篇皆非幽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當
一國之事周禮有幽雅頌豈不為有幽詩而今亡
之乎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然則幽詩
有亡者不可得而知之也周召王邶之風同出於

周而分於西

風雅頌辯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與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復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聖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唐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得賢臣頌效其體也然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關雎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程氏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三者風之爲言有諷諭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辭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

頌辯

陳休齋云頌者序其事美其形容以告於神明是其詩專用於郊廟蓋鬼神之事戰國以下失之矣管仲有國頌屈原有誦頌秦人刻石頌功德漢有聖主得賢臣頌唐有磨崖中興頌以鬼神之事加之生人其弊如此余謂此說不然蓋頌者美其君之功德而已

何以告神明乎既以敬之爲戒成王小慈爲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不惟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祝頌其君者亦得用故僖公亦有頌後世揚雄之頌充國陸機之頌漢功臣韓愈之頌伯夷鄭頌子產之不毀鄉校蓋有是焉禮記載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君子稱其善頌善禱亦猶是也憑詩之言而疑後世作頌之過非的論也

商魯頌辯

魯頌是僖公已歿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是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閔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奚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漢班固

西都賦序其誤自孟堅始

王延壽等

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

反謂魯頌是奚斯所作商頌明言正考父得商頌十六篇於周之太師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義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於韓詩以商頌出於春秋之世故爲此說爾當漢之時詩之序未出宜乎言詩者之抵牾也二頌之作當以序爲正

逸詩辯

狸首禮記射禮諸侯以狸首爲節其下文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氏以爲狸首之詩騶虞狸首采芣采蘋古之樂節也日用之間不可闕今狸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觀狸首詩可見矣騶駒前漢王式傳曰客歌騶駒注以爲逸詩今大戴

禮記客去

祈昭昭十二年周靈王好遊畋之樂子祭托於祭公謀父作祈昭之詩以正王心其詩曰祈昭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麥秀史記箕子過故殷墟而傷之作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河水傳二十三年晉文公在秦秦伯享之公賦河水杜註以爲逸詩義取河水朝宗於海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無之矣

新宮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份曰管與笙類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子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之以播歌詠蓋未有有詩而無詞者周禮祈年獻幽雅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

采薺古之人君行以肆夏步以采薺漢制宗廟樂入廟門奏未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肆夏左傳金奏肆夏以之三謂三章國語云一右壘君出入奏

玉夏王出入奏玉夏亦金奏

三夏國語云焚過渠謂之三宮蓋繫鍾而奏此三曲惟金奏故詩亦亡

九夏周朴鍾師之職奏九夏

王夏王出入奏肆夏尸出入奏亦名焚昭夏牲出入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夏齊夏

族夏械夏赦夏皆金奏鄭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類今亡是以頌不能具焉

諸儒逸詩辯

論語云素以爲絢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舉碩人之詩而素以爲絢分之句不存閱唐棣之詩而偏其反而之語不載則詩之章句逸者多矣如韓詩雨其無極傷我稼穡今亦不見於詩而無正篇無其辭齊魯韓詩並無七月篇

亡詩六篇

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白華華黍也南山有臺南山有嘉魚之後亡其三由庚崇丘由儀也六篇之詩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於笙奏之商份曰所謂亡其辭者今論語亡字皆讀爲無字謂此六詩於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爾此歌與笙之異也辯曰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鋪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鋪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束皙微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樂章圖

歌詩鄉飲酒燕饗皆用之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此三詩鄉飲酒燕禮用之歌鹿鳴燕禮升歌鹿鳴皇皇者華燕饗用之四牡已上六詩皆小雅合樂詩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已上皆二南合爲樂詩夫子所謂人而不爲周南召南者以此射樂即樂節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

射必先射鄉飲酒禮騶虞王狸首侯采蘋大采芣士

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今名南詩中有采芣采蘋騶虞三詩而狸首獨亡已上三詩皆召南

笙詩鄉飲酒燕射用之又云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南陔生由庚開崇丘開由儀開

皆小雅逸詩爲六笙歌

管奏管與笙一類皆竹吹之獨燕禮升歌取鹿鳴下管新宮自春秋至後漢猶存今亡注見逸詩

金奏肆夏三夏王夏九夏皆金奏即頌詩之類見逸詩

絲奏三百篇中之詩皆可被之絃歌故琴中有鵠巢操騶虞伐檀操白駒操皆今詩文又古人謂之雅琴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琴古禁也將以禁人之邪心故以歌乎詩如文仲子歸而援琴鼓蕩蕩之什乃知聲至隋末猶存

房中之樂二南詩用之爲房中之樂周有房中樂漢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作高祖樂用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兩君相見之樂文王大明絲辯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雅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鄘至幽無一詩在數或曰周禮篇章吹

幽詩幽雅幽頌則幽疑於入樂矣然聽吹雅頌而無幽風非今七月等語此歐陽文忠公疑其別有幽詩於今不存也

刪詩辯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取其可施於禮義

者三百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夫詩上自商頌

祀成湯下至林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

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夫迨迨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等語亦不

俚也胡爲而刪之乎牆有茨桑中等語至俚又胡爲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夫大抵得其聲則存不得其聲則

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李札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

於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刪詩則當環轍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奚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強備者何也蓋以天下情性美刺諷

詠亦不過是也刪之之說非夫子本意漢儒孔安國倡之文中子極筆載之善乎邵康節詩曰自從刪後

更無詩康節之詩非謂夫子果刪詩也蓋謂天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也

詩序辯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末有序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概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於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爲之序鄭元爲之註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即開序作于子夏王肅鄭元小

序作於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於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於聖人小序作於衛宏謂小序作於衛宏是也謂大序作於聖人非也命篇大序蓋出於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按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毛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蓋嘗謂詩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採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且有實狀然後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之小序序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述而不可以言殫者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小序是宏誦詩說而爲之或者又曰序之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宏擊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詩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詩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綠衣之詩既曰釋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羣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詩序出於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繫之說羔羊蟋蟀之說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爲臣雨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正也率合爲文而取譏於世此不可不辯也

詩箋辯

張華博物志曰聖人制作謂之經賢者著述謂之傳左氏鄭氏註毛詩而曰箋不解此意孔穎達云箋表也識也鄭氏以毛詩悉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紀識其事故特稱箋餘注無所遵奉故謂之注歐陽永叔深排鄭學以爲多喜改字永叔未深考耳漢時四詩並作文字各有不同雖三家不如毛詩之密然不可謂無所長也鄭氏箋詩傳意有不同者以己說易之經文有不安者以三家易之證之他書則可知

矣吉獨爲傳鄭氏以獨爲圭圭爲傳則韓詩之言也素衣朱襦鄭氏以襦爲絢素衣朱綃則齊詩之言也其耕澤澤鄭氏以澤爲釋其耕釋釋亦爾雅之言也舟人之子鄭氏以舟當作周周人之子則朱育集字之言也麗妻扇方處鄭氏以麗爲閭閭妻扇方處則漢杜欽傳之言也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氏雖解釋經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學者既習詩則三家之詩不容不知也後世三家既亡學者惟見其改字而不見詩學之所由異此鄭氏之所以獲譏也則鄭於經不謂之注而謂之箋箋之爲言魏晉間所以致辭於皇太子諸王者也鄭嘗以君師之禮待毛公而不擅改聖人之經明矣觀其注禮記玉藻雜記顛倒不倫之處鄭雖理之使條貫亦不敢易其先後姑於注下發明而已則其改字不出臆見愈可信矣古詩云讀書不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吾於鄭氏詩箋見之矣

讀詩法

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舞可絃大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習焉誦之則習其文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絃之則寓其意春秋以下列國君臣朝聘燕享賦詩見志微言相諷鮮有不能答者以詩之學素明也後之絃歌與舞者皆廢直誦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義故論者多失詩之意夫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詠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詠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歌詠之文太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及於詩者十

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亂之也

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

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探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綿蠻

黃鳥止于丘隅綿蠻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

於信焉飛戾天魚躍于淵早麓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

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漢而子貢能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

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遇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忤不求雄雉學詩

至此奚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崇高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

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父以爲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失其文德治此四國江漢記禮者以爲天王之事明明

天子令聞不已江漢記禮者以爲三代之君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探之詩乎達是詩然後可

以言詩也不然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其爲子遺矣崧高維嶽峻極于天信其爲極矣必欲以實迹驗之

則不可以言詩善乎孟子之言詩可謂長於詩矣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從而釋之曰民之秉懿

也故好是懿德而已未嘗費辭而理自明故橫渠有詩曰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見之曰知此詩者可以讀三百篇矣信哉言乎

以讀三百篇矣信哉言乎

詩有美刺

詩有美刺美詩作於文武成康之世歌詠太平而不顯作者之名而况刺詩當王室衰微諸侯橫恣譏訶

醜亂之迹暴揚幃幘之私則其隱晦姓名宜愈甚矣是以作詩者不明著其人亦不直指其事惟節南山

刺幽王也則曰家父作誦以究王凶巷伯寺人傷諷而作也則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祈父詩曰祈父

王之爪牙烝民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如此則明著其所作之人其他諸詩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語求

必將觀其意可矣故其譏刺是人也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尹民具爾瞻是也

其頌美是人也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繻衣之宜兮敝

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後世惟孟子言齊王鼓樂田獵深識此意觀其言曰百姓聞王鐘

鼓管籥之音車馬羽毛之美其譏之則曰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其美之則曰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田獵也正得此意孟子長於詩故其言自與詩合

毛鄭之失

何彼穠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注以爲武王之詩而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按春秋莊

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故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斷無疑周頌作於

康王成王之世故稱成王康王今毛鄭以頌皆成王

時作不應得稱成王康王故此昊天有成命云成王

不敢康爲成此王功不自安逸執競之不顯成康謂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謂成是王事惟以召南

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惟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也殊

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既

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於平王已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

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于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絲之文王醵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嘗作于文

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成王時作毛鄭解經不能無失孰有大於此者故特舉一二言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

之詩亡矣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於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

年矣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秦以詩廢而亡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祗席之祕聖人爲詩而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

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

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與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紆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序草木類兼論詩聲

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為宗至於實學則置而不問當仲尼之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無所識之辭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辭也故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此苦口之甚也一部論語言他書不過一再惟詩則言之又言凡十二度言焉門弟子有能學詩者則深喜之予貢子夏在孔門未為高弟至於論詩則與之至于夏又發起予之嘆者深嘉之也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竊觀仲尼初亦不達聲至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質正於太師氏而後知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為樂之本而雅頌為聲之宗也其曰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

所以為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窈窕之哀傷為無傷害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臣之序詩於風雅頌曰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而不曰風風者教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於二南則曰周為河洛召為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而不曰南言化自北而南於王黍離幽七月則曰王為王城東周之地幽為幽豐西周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而不曰黍離降國風臣之序詩專為聲歌欲以明仲尼之正樂臣之釋詩深究鳥獸草木之名欲以明仲尼教小子之意然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於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與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與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鴈鷺之類其喙扁者則其聲關關難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鷺鷥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鳬鴈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萍不識鹿則安知食萍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

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萋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聖人關關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苦藟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於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繫焉若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璣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為此思為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璣本無此學但加採訪其所傳者多是支離自陸璣之後未有以此明詩者惟爾雅一種為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既希張揖孫惠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本草一家人命所係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神農本草經有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兩之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潞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於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真然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略為之會同庶幾衰晚少備遺忘豈敢論實學也夫物之難明者為其名之難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別是以此書九詳其名焉